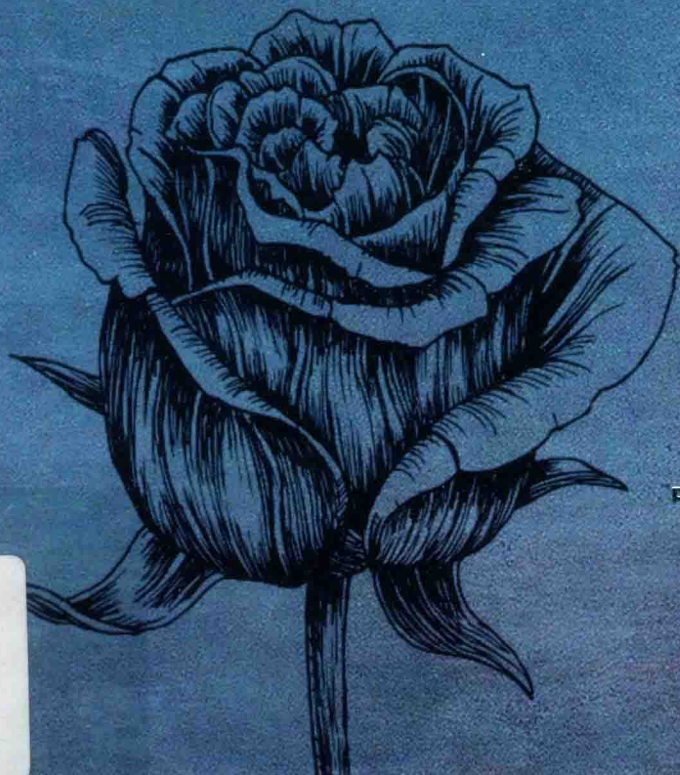


白玫瑰

镜中姐妹

鲁敏 作品



鲁迅文学奖得主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镜中姐妹

鲁敏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姐妹 / 鲁敏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0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 何向阳, 张莉主编. 小说卷)

ISBN 978-7-5513-1112-0

I. ①镜… II. ①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2499号

镜中姐妹

JING ZHONG JIEMEI

作者	鲁敏
责任编辑	耿英 卢虹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内文设计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68千字
印 张	23.25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112-0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鲁敏，现居南京，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伴宴》《纸醉》《回忆的深渊》《百恼汇》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奖、2007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 TOP20、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 under 40”等。部分作品被译为德、法、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语等。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 20 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 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 1999 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 世纪、21 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

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 20 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 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 1978 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



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年代《羽蛇》，到21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注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苓《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继承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接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

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何向阳，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出版诗文集《思远道》《自巴颜喀拉》、理论集《夏娃备案》、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英、俄、西班牙文）

目 录

- 1/寻找李麦
15/白围脖
42/青丝
69/镜中姐妹
105/向中产阶级致敬
137/笑贫记
194/饥饿的怀抱
226/羽毛
265/月下逃逸
306/缺席者的婚礼
341/评论 取景器的内与外——鲁敏论
355/鲁敏创作年表



寻找李麦

像任何一个在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习惯的人一样，骑车时我习惯用左脚点地刹住自行车，因而天长日久，我的每一双鞋子都因左边一只鞋底地很快开裂而最终夭折——习惯控制生活，正如性格控制命运，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很懒，而且怀旧，懒得纠正我这一由来已久的习惯。因而在我行走着的所有过程中，伴着两只鞋跟高低不同的声音，我只有吃力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着我对李麦的思念。我时常伸出手去，像遮太阳似的试图遮断对他的思念，然而阳光，无所不在。我无计可施。

我像一个真正痴情的女人一样没有声音地在阳光下枯萎下去。

第一次见到俞力，我就知道自己的婚姻将定格在这个男人身上。

俞力同事的姑妈与我的同学在一个单位，她们在午饭后的闲聊中提到了这对尚未婚配的孤男寡女，俞力同事的姑妈于是以老年妇人一贯的热心，像数学老师一样建议把二者相加。这个相加的提议一旦生成，就具有一种暗示性的挑逗，提议者往往难抵其惑——俞力同事的姑妈及我的同学在一种创造性的快感中促成了我与俞力的第一次见面。

记得那次我很早就到了同学家中。二十六岁的年龄，矜持的迟到显然已不合适，但为了使自己此行看上去更像一次同窗间的友好访问，我随和地一改我厌恶孩子的习惯，逗弄了很长时间同学的小孩，并煞有介事地称赞了她家的家具搭配。大概二十分钟之后，我听见了敲门声，进来一个脸和身体都

宽宽的男人，后面是一个笑嘻嘻的带着媒人表情的女人。就是他了，这个叫俞力的男人有着一种镇定的慢慢吞吞的神态，这让我在一阵微弱的失望之后感到一种宿命般的轻松——婚姻已定。

我在如释重负后忽然毫无先兆地开始昏昏欲睡。我至今不记得在那天见面中我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记得当天晚上我终于结束了长期的失眠并睡了一个结实饱满的觉。在子夜的梦中，我还对几年来漫长的失眠心有余悸：一夜夜地看着月亮把树影铺满我的闺床，并在蚁行般的移动中在我的脸上及双臂留下阳光一样的灼热。

那个夜晚，我甚至忘记了我日夜思念着的李麦。

我不知道李麦到底哪儿去了，他像水珠一样突然从我的生活中蒸发得一干二净。我徒劳地等待并摸索了两年，仍然得不到李麦一点消息。这很荒诞，因为在这之前，我几乎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知李麦的里里外外，毫无疑问，自高中毕业后我们就开始恋爱，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在哈尔滨继续念大学，读研究生，我大专毕业后分在南京开始工作。我们通电话写信并在假期见面，像一对勤勉而纯洁的恋人一样，利用一切机会互通消息嘘寒问暖亲爱备至。虽然李麦从头到尾从未对我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表白，但这是心照不宣的不是吗？而且李麦天性腼腆，敏感但又严肃，这是他从小父母离异而造成的性格原因，他甚至不习惯我主动的亲吻和拥抱。每次看到我，他都像看见他哥哥李禾一样充满喜悦，这已是他待人处世的最高级别了。他不止一次这样说：“你和李禾，是我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人。”他哥哥李禾我从没见过，只知道他挺出息地在考 GRE 准备出国。李麦常常平静地注视着我在他身边走来走去，一边讲述他们兄弟相依为命各自奋斗的故事——这是他唯一乐此不疲的话题——事实上我对此毫无兴趣。我珍惜每一个与李麦相聚的机会，并精心穿上那些极富女性风致同时层次尽可能简单的衣服，我希望在某类事件发生时不至于过分麻烦。然而某类事件永远不曾发生李麦就突然销声匿迹。我写到他学校里的信都如水入沧海，我打去的电话也总被一个粗暴的声音一口回绝：“李麦？他不在这儿了！你是他女朋友？别开玩笑了！”每次放下电话我在惊惶之余都忍不住哑然失笑：李麦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竟然就能这样简单地消失？我并不特别善于思索的脑袋只有怀疑李麦



另有所爱了才如此愚蠢地用这种不堪一击的方式避我而去。我像被刺伤的小鹿一样在极度疼痛中体味到了最原始的屈辱。我无法忘掉这么多年来他对我无孔不入的陪伴和心灵上的占有。我曾经非常温顺地认为：我非李麦不嫁，李麦非我不娶。

直到我与俞力结婚的前夜，我甚至都还傻乎乎地企盼着李麦的突然出现。哪怕他只寄来一张白纸，我也会像小狗一样叼着它不远万里回到他的身边。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我闭着眼睛像走进黑乎乎的电影院一样随着俞力走进了我们的婚姻。这是一个事故。我在磕磕绊绊中自我安慰：总有一刻电影散场，我将随着人流走进阳光刺目的大街，走出我与俞力这个偶然发生的婚姻。

在新婚的家中，我甚至像个随时准备出走的人一样，在衣橱一角悄悄收拾好必要的金银细软。在与俞力相敬如宾水乳交融的同时，有一个声音时刻在我耳边像催眠一般暗示：寻找李麦，寻找李麦。李麦像自鸣钟一样有规律地度量着我新婚的日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个月，半年。在这半年的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像一个正常幸福的小妇人一样循规蹈矩地上班下班，只是在回家路上每一个岔路的路口，我都会难以控制地浑身紧张：我该不该迈出与回家的路相反的一步？去吧，去吧，也许李麦就在那个方向平静地等着我。我在似是而非的幻觉中紧绷着双腿无所适从，直到后面的人发出抱怨或咒骂，我于是羞愧地捏了一手的汗匆忙地迈向熟悉的方向，迈向俞力为我指定的家。指定，这是我心安理得的前提。

然而选择总是扑面而来。

“吃米饭还是吃面条？”

“你喜欢黄的还是红的？”

“看文艺频道还是体育频道？”

“你睡左边还是右边？”

“你习惯灯开着还是关着？”

……

说话还是沉默，睁开眼还是闭着，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微笑还是不，爱还是不爱。我奇怪我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呈现出两种状态，所有选择型的问句都像玫瑰花香一样让我过敏，我在每一个选择前不可遏制地涕泗交

流喷嚏不断。我像渴望发财一样真心地希望我没有意志，一切都像某某大会指定宾馆、指定洗发水、指定服装一样已被“指定”，我只需逆来顺受、听天由命——那该多幸福。

俞力在我永远没有回答的暗示中习惯了我的没有意志，他与我的对话被简化成“今天吃稀饭”“你穿粉红的好看”“把灯开着吧”之类，这类淡而无味的对话让我对俞力及我们的家庭生活满意无比。妥当的婚姻理应如此。包括我们的房子，也被我删繁就简地舍去了一切个性的另类装饰，在粗枝大叶中充满着一种庸俗暧昧的过日子的味道。

我们的新房是俞力单位的房子，各幢之间相距不过二十米。许多人家用着和我们一样的音乐门铃，那是俞力单位发的，我常常听见相同的门铃声在对面响起，有人开门，有人往油锅里倒菜，有人在骂孩子、在唱歌、在咳嗽、在说选择句（你想吃淡点咸点？你明天去不去我妈家？要不要带雨衣？）。我趴在阳台上贪婪专注地谛听着，搞不清这一切是发自我与俞力的家呢还是对面任何一个窗口。所有的声音在单调的回响中充满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意味深长，以至于让我身不由己像哲学家那样惶恐地感知到每一个瞬间的一去不返：人们的情绪，家什的声音，我的姿势，这房子的状态，包括空气的湿度，风的方向，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我趴在阳台上，一阵阵眼花缭乱，心力交瘁。

在日子随意飘散的寡淡味道中，我预感到我会亲手撕碎我与俞力的美满生活。

这种预感直到李禾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与俞力的生活中时才逐渐明朗。

“我是李麦的哥哥李禾。我从李麦那儿得到你的办公室地址。”他朝我伸出手。

世上竟有这样相像的兄弟！幸好李禾的脸上多了一副眼镜，这个明显的区别有效地制止了我以假乱真想要扑上去的冲动。“你好。”我镇定地说，并伸出手。

当我的手尖与他相触的瞬间，我难以克制地觉得心醉神迷——在我这两年多来对李麦无边无际的思念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具有安慰性的细节：我握到了与李麦同样修长温和的手，青梅竹马的气息，无数个充满爱情的日



子……睁开眼的瞬间，我发现李禾正毫无忌惮地像研究一个新礼物一样盯住我看：“你比李麦说的还要漂亮。”他大大方方地似乎非常满意地下了个结论。

无须我的回答，李禾很快言归正传。他带着和李麦一样平静严肃的表情谈到他们兄弟二人的相依为命共同奋斗，他叙述的腔调和内容都是那么酷似李麦，以至于让我几次三番想要尖叫着叫他取下眼镜结束伪装。在李禾冗长的叙述的末尾，他像是深思熟虑过似的突然问我：“你觉得李麦怎么样？”

这还用说吗？我惊诧地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并且像个无辜的孩子那样答非所问喃喃自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我了，我们都好了那么多年了，好好的他为什么就离开我了……”昏睡多时的思念突然如狮子一样怒吼着醒来，我对着李禾失态地泣不成声。李禾伸出他与李麦一样的让我望梅止渴的手拍了拍我：“一切都会过去的。”

从此我就开始与李禾频繁地见面。我满足于与李禾相对的那种状态：与一个酷似李麦的人谈论李麦。的确，我们的约会每次都以李麦作为中心话题。我说李麦和我怎么怎么，李禾也说李麦和我怎么怎么。我们俩一往情深地活像在谈论一个已死去的亲人，他的一切优点及生活细节被无限夸张反复品味，而缺点一概视而不见忽略不记。

“你很爱李麦？”李禾常常不厌其烦地一再问我，仿佛这个问题的答案会随着他的多次询问而发生质的变化。

这是一个潜在的选择句，我感到一阵心悸，同时懒得斟字酌句：“我都结婚了。”我尽量耐心地一再用这个事实来回答。李禾的眼中这时常常会掠过一丝短暂的失望，随之我也会有一丝短暂的激动：他会不会是爱上我了？激动并不表示高兴。我是不会与他有什么故事的，虽然我着魔般地迷恋他与李麦一模一样的脸、四肢、动作、表情等等。我之所以激动是希望我和李禾双方都有更多在一起的理由：他喜欢我；我喜欢他的样子；同时我已结婚了——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安全的一种关系。

李禾还没有女朋友，他住在化工大学的教师宿舍，一边漫不经心地教书，一边百折不挠地等着美国的录取通知书及奖学金。他的宿舍堆着一叠叠的英文教材英文磁带，没有发出去的自我推荐书及航空信封，床的上方挂着美利坚合众国地图。每次见面，他都捧着一杯茶在看原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面对着他，仿佛面对一个明天就将一脚踏出国门的鸿鹄。在这即将远行的背景中，我们形式陈旧内容单一的谈话充满了荒诞的戏剧感。

戏剧感的高潮是李禾突然向我求婚。

当然事先的铺垫非常冗长。李禾在我们围绕李麦谈话的边缘开始提到“陪读”“绿卡”什么的，他说他很可惜没有一个未婚妻，要不然以“陪读”的名义是可以很容易与他一起出去的。他这么说着的同时一边用一种暗示的目光看着我。我有点模模糊糊的高兴，但我很快抑制住了这一不太正常的情绪，并装傻一样地认为这是李禾在请我帮他物色一个速成妻子，我于是很敏捷地建议登报征婚。李禾一听就厌恶地直皱眉头，他显然很生气我虚伪的装腔作势。那次谈话不欢而散。

他真的爱我？模模糊糊的高兴在不欢而散的谈话后，像水中葫芦似的重新浮上心头，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不过不会的，不会发生什么，李禾又不是李麦，虽然他要出国。我想了一下又放松下来：我想我还不至于随便到为了出国而离婚再结婚的地步。

但在接下来的一次谈话中李禾又另起炉灶谈到俞力。这是我与李禾间第一次谈到俞力，在这之前，他几乎是刻意地从不谈到我的婚姻，即使我有时无意说起俞力，他也立即像海船遇到冰山一样巧妙而又小心翼翼地迅速避开。“你爱俞力吗？”这是李禾第二次问到关于爱不爱的问题。

我后悔我没有及时告诉李禾我对选择型问句的敏感和排斥：“我们都结婚了。”我像回答前一个关于爱不爱的问题一样用这个事实含糊其词地答非所问。我爱不爱俞力，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尤其吃力的选择句。或许它无关紧要，关键是我与俞力已经结婚了。结婚，一种多么安详的状态，它甚至可以用来回答李禾的许多问题。

比如，不久之后，李禾又问我：“你也去美国怎么样？”这时我发现我们的话题已离开李麦很远了：“我都结过婚了，还折腾什么。”我对李禾越来越离谱的谈话有点意味索然。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李麦的情况呢？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无限延续的话题。

而高潮就在这个昏昏欲睡的下午突然来到。

我记得李禾的宿舍当时的光线并不明亮，他的屋子一如既往有着一股隐



约的旧书的陈腐之气，他的桌上依然摊着那本大大的英文版百科全书。李禾推开手边的杯子，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走得靠我很近，那是超出我们以往谈话性质的近：“离了婚，跟我一起去美国吧！我会让你比现在过得好得多。”

他的眼神有着李麦般的深情和炽烈，这让我感知到一种类似乱伦的诱惑，我甚至可以找到理由：我因为深爱李麦而嫁给他的兄长李禾。这可怕的想法让我一下子觉得万籁俱寂，全世界只剩下李禾离我越来越近的呼吸，还有我的。为什么我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

面对俞力我开始不停地撒谎，这情形也许开始在我们交往的初期。

“这家餐馆你来过吗？”约会时俞力会主动承担说话的义务，事实上我去过，但我摇头。“上午忙不忙？”“喜欢吃梨吗？”“昨晚睡好没有？”在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上，我都会毫无必要地撒谎。

这种习惯甚至漫延到我与别人交往的各种场合。“你到图书馆去？”“你这裙子哪儿买的？”“你的小结写了没有？”在无伤大雅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我津津有味地随口炮制各种合理的谎言并深以为乐：“不去图书馆，我到电影院看看。”“不是买的，是别人送的。”“小结？糟了，忘了写，多亏你提醒。”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明明是自己买的裙子以及我端端正正躺在抽屉里的小结这些铁一样的事实前，我撒谎的表情要比语气更轻描淡写，炉火纯青。撒一次谎像喝一小口水那样简便，带给我生理及心理的感受也与之相似，你说我能整天整天不喝水吗？

李禾出现后，我脸红地发现，我不经意训练出来的撒谎技巧在俞力面前有了相当的实用性。脸红之后我很快平静：我与李禾的关系还很不明朗，很正常很健康的话那没有必要告诉俞力，以免让他受到猜疑和不安的叮咬；如有异常倾向的话，那显然还没到时候，除非我是真的要跟俞力离婚——我至于要与俞力离婚？

俞力是目前为止这世上最爱我的人，这一点我确信无疑，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是世上最了解我的人。他对我含糊其词的过去（与李麦的恋爱），对我狡黠多变的的天性，包括嗜谎成癖的习惯都不甚了了，他以一个爱人最透明的胸怀心无旁骛地爱着我。我常常问他：“你为什么总信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不骗你，我可没你爱我那么爱你。”“别傻了，我们都结婚了。”瞧，又是